

備旨

中孟子卷之三

劉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下孟卷之三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郝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復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離婁

離婁一名朱

離婁章旨

黃帝時人明此章論為治者在實行先

察秋毫幽室王之仁政離婁三節言治

之中能辨五不可無法不愆三節言法

色橫斜曲直不可不遵惟仁者三節言

一見不失臺君不可不遵法方蹶四節

髮也莊子云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他

黃帝亡其玄處論政重心此獨重法以

珠使離朱索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

之故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

公輸子一名

般嘗為母作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

木人為御機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

關一發其車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

道行又為木外仁政為治極言法之不

寫令之自飛可廢也通章道字指仁政

又為楚設雲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

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孟子曰離婁之明以公輸子之巧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以師曠之聰

聰是智慧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正清濁高下各得其平意義舜之道在仁心上看

仁政是教不能平治天下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

養之法度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官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

可無法度仁政者謹孟子論為治當行先王之政而因責望於君臣也曰治天下有

治天下之法度也心法尤有治法法之不可廢於天下也尚矣試以曲藝言之規

矩者成方員之法度也雖以離婁之至明公輸子之至巧使不以方員之規矩則

明巧無所施不能成方員之器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也雖以師曠之至聰使不以

陰陽之六律則聰無所施不能正樂之五音曲藝且然況治天下者乎仁政者治天

下之法度也雖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教養之仁政則心無所施不能遂生

復性而平治乎唐虞之天下然則為治之不可無法師器之不

○今有仁心仁聞

心

綿政宋又怨一心者對仁政言十二律

盜為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澤是仁不可法於後世法是仁不行先王之道也以後

冥人殺其父黃帝所作陽六為律陰六

重仁心上及當時仁政是仁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

乃斷木仙一此重不行先王之道句即

食蔬素宗廟以麤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

手吳地大雨今時不能為治由其不行

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

師曠字子野二句意

也講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為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於中有仁民之

嘗歌南風而徒善節旨

見仁政之道故也此可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善是仁心徒法不能以自行法是

知楚師之無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

推行註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

功聽鐘聲而無以成治意二語平列而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註故曰徒有善心而無仁政則澤不及民不足以為政徒有善

知天地之盈重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

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註法而無仁心則政為虛文不能以自行是仁政固當本諸仁

虛韓非子云法等故曰只是孟子隨敘

心而仁心尤當推諸仁政世之為治者可詩云不愆不忘愆是用意過當率由舊

平公欲聞清隨斷不必定作古語

徒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仁政哉詩云不愆不忘忘是照顧不及率由舊

徵之音師曠不愆節旨

章舊章是先王之法而過者過即愆忘指未之有也註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日君德義薄上只說平治天下不能廢

章王之法遵先王之法而過者不能平治意註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恐不可以聽法未說出當遵來此引詩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講夫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大雅假

之曰寡人所見遵先王之法即無愆

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講樂之詩有云所行不愆武不忘失者以其循用舊章故也即

好者音也曠忘之過以起下先王之法

詩之言觀之可見為治者苟能遵行先王仁政之法而猶有愆

不得已援琴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

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未之有是理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聖人既竭目力為

而鼓之一奏文關軸密就太過邊說忘

聖人是創制立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此句承上規矩既竭

之有玄鶴二就不及慶說

法者竭是盡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此句承上規矩既竭

八集乎廟門聖人節旨

法者竭是盡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此句承上規矩既竭

再奏之延頸聖人即先王實一節乃上而鳴舒翼而古創制立法之聖人與婁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即

舞平公大喜輸師曠用法者不同亦上又欲聞清角兩段引起末段百工之事

仁政兼而仁覆天下矣仁指恩澤覆是覆買天下包後世在內註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

之音曠曰昔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

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註夫先王之法選之無過而知古聖人

者黃帝以大耳目言力心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

既竭夫目力焉凡所以為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

合鬼神今君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

耳力焉凡所以為五音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

以聽之聽之思也禮云目巧之室則知將敗曰寡人

人皆取法焉則徧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夫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

老矣所好者制器但不能遍天下及後音也曠又不世耳故制為法度以繼續

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不忍人之政如教養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徧

得已援琴而之繼字重看不可勝用與鼓之一奏之仁覆天下即就聖人立法

今之為政者奚可故曰為高必因丘陵因是依小山曰為下必因川澤流水曰川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北起再奏之

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野乎為政兼立政輔政說不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

大風至而雨隨之裂帷帳不可不遵者只因之而已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註故曰為高者必因乎本高之丘陵此為高之智也為

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句兩必字有力智只在勞

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註下者必因乎本下之川澤此為下之智也為政者不

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是以節旨是以前節旨

來宜字舍被澤法不仁而在高位不仁與仁者反看是播其惡於眾也播惡於眾照仁者

六律五音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黃帝使伶倫言則上句為重宜字內隱

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註是以惟仁者之君則仁必覆於天下後世而

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註宜在高位若不仁之君而在高位則以先王

自大夏之西見得有仁覆天下在以去
崑崙之陰取脈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
竹之嶰谷生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
其竅厚均者說

為不足法仁政為不足行是流毒當時貽禍後
世播其不仁之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上無道揆也

○上無道揆也
上指下無法守也
下指

斷兩節間而

上無節旨

此節正播惡於眾之實首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

鐘之宮制十

句是大綱下五句根此遞

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

二節以聽鳳

說道字重揆字亦不輕行

之鳴其雄鳴

先王之法盡在一揆字中

為六雌鳴亦

無道揆謂不以仁心行仁

六此黃鍾之

政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

宮而皆可以

不得行其法不信二句以

生之是謂律

心之蔑法言犯義二句以

本○五聲最

身之違法言道是理之當

濁者為宮稍

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

濁者為商微

無法義即道度即法而刑

濁者為徵

亦法度中事

角稍清者為

城郭節旨

徵最清者為

此申結上二節而甚言播

羽十二管長

惡之禍當時仁政不行病

者聲濁短者

在圖富強城郭六句正以

聲清宮商角

破之道即理也禮即理之

徵羽之高下

有條理處下無學其無法

無定準必以

守可知賊民如紅巾黃巢

犯刑刑修加

於小人國之所存者幸也

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

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

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

君子犯義信義行

必亡其不亡

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苟君上無道理以揆事也則臣必無法

者僥倖而已

度以自守也上既無道揆是朝廷之上不知信乎道而所行與道悖

矣下既無法守是臣工

不知信乎度而所為與法違矣朝既不信道則在位君子視

道義為可忽肆意妄行

而干犯名義矣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可玩

作奸作惡而干犯刑憲

矣是皆相因之勢而其弊則在於上之不

仁以播惡於眾如此斯

其國之所存者特僥倖也豈理之常哉

郭是外城

兵甲不多眾盛非國之災也

災是禍

田野不辟辟是

完堅固

貨財不聚聚是

害也

非國之

患害

上無禮上指君無禮

下無學

無學是不知道

賊民興

興是起此句

喪無日

喪無日

矣

喪是國之滅亡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

下不知學則易與為

詩曰天之方

蹶

律管長短定之類

之○五聲之 天之節旨

中宮與商商 此節以下責臣正所以責

與角徵與羽 君詩乃凡伯刺厲王之臣

相去各一律 言君既不全賴忠臣義

則音節和至 士扶持之力天既方蹶臣

角與徵羽與 又世世焉用彼相為無然

宮相去乃二 二字是責望意

律則音節遠 泄泄節旨

故角徵之間 此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

近徵收一聲 其惡者以深著其情形之

比徵少下謂 可恥可鄙黃際飛云泄泄

之變徵羽宮 是箴規大夫之語沓沓是

之間近宮收 里巷笑罵之談

一聲少高於 事君節旨

宮謂之變宮 事君兩句就立朝時說語

○律音損益 意注重非先王之道上此

相生黃鍾為 正畫個世世光景

宮數八十一 責難節旨

三分損一得 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

五十四下生 句固重意尤注在末句見

林鍾為徵徵 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

三分益一得 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

七十二上生 細密故分言之責難是先

無然泄泄無然詩大雅板之篇蹶蹶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然行仁政以

特為君者之責哉輔治之臣亦與有責焉觀詩大雅板之篇

曰上天方欲顛蹶乎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也

○泄泄猶沓沓也泄泄是東

周時語沓沓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夫詩之所謂泄泄猶時語之所謂沓沓

是戰國時語孟子時人語如此也明於沓沓之義則明於泄泄之義矣

君無義義主匡進退無禮此進退只是尋常言則非先王之道言是告君之

沓也猶沓沓上須補泄非詆譭然所謂泄泄猶沓沓之實何如事君之際但以逢

而無持身之禮告君之言則非毀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蓋其動靜語默無

非怠緩悅從而視王室若無與於己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為臣者當知所

戒顧麟士曰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

矣補三句又畫出一個怠緩悅從之貌來故結之曰猶沓沓也

之恭責是責備難是事之難者如陳善閉邪謂之敬陳是陳明善即仁政閉是禁遏

欲君為堯舜意恭指尊奉言

吾君不能謂之賊不能是謂君不能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

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

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言泄泄沓沓如此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故曰人臣以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言難事實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為

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則謂之恭開陳善道言如何為

仁心如何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閉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邪心如何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閉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邪心如何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閉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邪心如何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閉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太簇爲商商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三分損一得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四十八下生便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南呂爲羽羽仇滄柱云責難陳善照定三分益一得本章仁政說

六十四上生

規矩章旨

姑洗爲角以此章以仁民爲主首二節六十四而分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節

三零一則數欲人鑒幽厲之不仁中引奇零不生矣孔子語分擔兩頭幽厲之

於是去其一也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而三分損一也

得四十二爲

原重君一邊規矩節旨

變宮變宮三分益一得五此以法之至形起倫之至

十六爲變徵至字勿作高遠看惟盡故謂隔八者如至見不可移易增減

子爲黃鍾之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宮歷丑寅卯者本爲當時之君發即臣

辰巳午至末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爲林鍾之徵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

是三分損益兩欲字各連著盡字作句正所以隔入法堯舜是照仁說下反四相生非兩項語是照不仁說

有過之地也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悅事其君則謂之敬若謂吾君不能爲堯舜而不以難事實之善道陳之直害其君者矣不謂之賊乎此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交任其責亦不能有成也尚其勉之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是莫可增損之意

聖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品之倫序

至極也人倫

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孟子勉當時法堯舜以盡仁曰凡天下事物皆有中正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

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殺常變惟聖人之生知最精安行盡善皆合乎天理人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盡倫之思者不可不知所法矣

欲爲君盡君道

君道主治民言

欲爲臣盡臣道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是盡倫之聖人而已矣見無他法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不敬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賊是法堯舜以盡君臣之

員之極此孟子所以盡然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盛於堯舜欲爲君而盡乎君之道性善而稱堯舜也道以無愧於君之倫欲爲臣而盡乎臣之道以無愧於臣之

倫二者將安所法哉惟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爲君爲臣者道之至也苟爲臣者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以聖哲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爲

君者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又以殘忍待民○孔子曰道二道字虛說二卽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奈何不法堯舜哉○孔子曰道二下面仁不仁

道二節目

事施相為宮者每律皆可

以起宮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云權

衡衡生規規

員生矩矩方

生繩繩正生

準準正則平

衡而均權矣

是為五則規

者所以規員

器械令得其

類也矩者所

以矩方器械

令不失其形

也規矩相須

陰陽位序員

方乃成準者

所以揆平取

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

四通也準繩

亡三字

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不仁孔子口中泛說

無他道出乎此則入註法與不法須補在外

乎彼矣可不謹哉孔子之言觀之法義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出此八彼其

機不亦危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暴即不仁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百世以極遠言不能改是

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祖父惡諡此三句是死後之禍

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禍之見於身者如此不特此也及既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諡而名之曰幽以表其暗名之曰

厲以表其虐公義所在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感百世之遠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禍之見於身後者如此不亦可懼之甚哉

不遺殷指紂

在夏后之世夏后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此之謂指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

子引之又欲後人生於其後者觀此亦可鑒矣大雅蕩之詩有云殷紂之所當鑒

以幽厲為鑒也者不在於遠近在夏桀之時此正今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

然則為君者可不法堯舜而甘以幽厲自居為補

臣者可不堯舜其君而忍陷其君於幽厲也哉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

天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仁就愛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其字指三代不

仁仁自暴虐上說

註代

四書補注

運體權衡合
三代節旨
德百工由焉
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

以定法式
針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幽厲
國之節旨

幽王名宮涅
上節是已然者此以必然
厲王之孫宣
者言重此節廢未至亡興

王子也娶申
不止存所以字舍仁不仁
后生太子宜
天子節旨

曰後襲人有
此言不仁之禍無一人可
罪請入女子
免尚是大概說

贖之是為憂
今惡節旨
如變之生伯
此深明不仁之難免死亡

服廢申后及
為危言以戒當時也
宜曰申侯怒

與犬戎攻幽
愛人章旨
王殺王於驪
此章為時君治效未臻而

山下於是諸
徒責望於人者發特以反
侯其立宜曰
字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

是為平王東
次節方實以反求工夫工
遷洛邑而西
夫既盡則自有身正之化

周遂亡○厲
末節引詩重承言上
王名胡夷王
愛人節旨

子也王好利
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
近梁夷公蒞
人是用三反字不徒空空

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
孟子微天下不仁者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
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下非無自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得之其後之失天下

非無自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失
之蓋得失之係於仁不仁如此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亦字對上看然字

言國謂諸
不特天下為然也至於國之所以或衰而廢或盛而興或治而存或
侯之國
亂而亡者亦以仁不仁如三代然者可見國之得失不異於天下則

下此而有家有
身者又可知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四海以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社稷是諸

夫不仁不保宗廟
宗廟卿大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四體即四肢
言不仁亦

也如天子而暴虐不仁不能保四海於無疆矣諸侯而暴虐不仁不能保社稷於靈
長矣卿大夫而荒淫不仁不能有家而保宗廟矣至於士庶人而荒淫不仁不能有
身而保四體矣不
仁之得禍如此
○今惡死而樂不仁
今指當時諸侯樂
有安意以為之意是猶惡醉而強酒
是字

句曰惡醉強酒正
此承上章之意
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固可
喻其死亡不免
而推言之也
講惡而所以死亡則由於不仁今惡死亡而猶

安意於不仁之行欲無死亡其可得乎是猶惡醉而強酒
欲無醉其可得乎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求於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愛主恩惠言不親
治人不治反其智
治以政教號令言

東禮人不答反其敬
禮是謙卑遜讓不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
意禮人不答反其敬
答是不以禮待我
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倣此
講上言仁

而因及智禮以勉人之正己也曰御人之道在於盡己為治者體仁以愛人宜乎人
之我親矣而顧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用智以治人宜乎人

夏夫諫曰夫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意

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

行有節旨

所載也而欲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

專之其害多

舍此三者更無自反處不

矣王人者將

過即此三者無刻無處不

導利而布之

反求耳故下一皆字其身

上下者也今

正是責難語當重讀天下

榮公好專利

歸是找足語當急讀身正

而不知大難

即在反已內天下歸即在

以是教王王

其身正內層層倒縮上去

其能久乎後

永言節旨

國人畔襲厲

此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

王王奔僇

求之心無期效之心也

恒言全旨

此章示人君當知所本重

本在身三字本字皆主教

化說恒言是人所常言不

是恆人之言上二本字是

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

本字上二本是恒言中所

有而為推原之下一本是

恒言所未備而為補足之

蓋身為家之本即為國與

之我治矣而顧有不治焉則必反其智恐我之治人有未至也施敵以禮

人宜乎人之我答矣而顧有不答焉則必反其敬恐我之禮人有未至也

得者行指凡所

應接者言

莫求諸

下一皆字見

其身正

是反身

而天下歸之

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處事接人應物之間有不得遂其所願者皆反求諸己以盡其道如此則自治益詳

而其身正矣身正則仰德者傾心雖天下之人皆歸於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

親我治我

答而已哉

詩云永言配命

永言是長念配是

合命以天理言

自求多福

多福盛

解見前篇

亦

講大雅文王之詩有云人能長言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可

見身正而天下歸非倖致者然則有御人之責不可無自反之功矣

補引詩雖與

無二義但彼證仁則榮福自己求之意重下自求句此乃證

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天下歸之意重上永言句略有分別

孟子曰人有恆言

恆言只是

皆曰天下國家

就所處舉

處便可釋

天下之本在國

國即

國之

本在

家

家指

宮闈

此句是恆言

恆言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

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孟子承上章身正之意而推言之也曰天

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

不察也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嘗釋之也吾因其言而推之其

言天下而即繼以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即繼以家外由於內國

之本在家也至於家獨無所本乎吾以為家之本在身必身修而後可

補本文雖遞

以教家此又恆言之所未及也人其可不修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乎

說下其實

天下之本也

為政全旨

天下國家之本俱在身

此章見身化之易重不得罪於巨室句正身意即在

不得罪三字內不必另講為政即照德教沛然世臣

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分兩項說巨室與國

同休戚實有責備君身意不得罪非巨室不罪我乃

我身無可罪之隙慕者怨之反也巨室所慕四句一

氣滾下見不難意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即慕者非徒

向巨室討消息人心不約而同此可想德教沛然光景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

言其所至之遠

天下章旨

此章激發諸侯自強行仁以回無道之天意前三節

引起重後三節以師文王為主蓋不能自強則但如景公之順天惟修德行仁

言賢以天下無道尚大之世

小役大弱役強

斯二者天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

為政自君言

不得罪於巨室

慕一國慕之一國慕兼

臣民言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平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為政自君言

巨室而為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必以巨室之心為心而慕乎我矣

於我乎欣附由是德教所孚自沛然洋溢乎四海而不可遏矣

信乎為政不難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

尚賢之世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此章激發諸侯自強行仁以回無道之天意前三節

引起重後三節以師文王為主蓋不能自強則但如

景公之順天惟修德行仁

言賢以天下無道尚大之世

小役大弱役強

斯二者天也

乃能爲文王之回天也總

勢言

順天者存

順天如有道則聽役於大德大賢無道則聽役於大國強國

逆天者亡

反上言有道之世人皆

天下節旨

此節泛論理勢如此以有道陪起無道上兩役字是心服下兩役字是力服主

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於諸侯力之強者夫有道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無道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以在也順其理勢者則國以存逆其理勢者則國以亡觀於存亡之幾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女吳

齊景節旨

越絕書闔廬舉齊景公雖以證能順無

其理勢者則國以亡觀於存亡之幾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伐齊大克取

道之天然非真以爲處無

齊君女爲質

道之正法也只看挑動一

子爲造齊門

個恥字隱隱爲回天引線

齊女思其國

今也節旨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

死葬於西山

我觀古人有不得已而順無道之天矣昔齊本強大之國也至景公則力已小弱矣

化爲白龍而

雖蠻夷反以其強大而畏之故景公自言曰凡有國者之與物相與也非令人則受

逝○所嫁乃

命於人今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屈已以受命於人是與物相睽絕也物可得而

闔廬長子名

絕乎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焉蓋情雖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齊景公之能順天

終曩俱早亡

以保國

如恥節旨

如此

齊景節順天事也今也節

先師也

逆天事也逆天既不可順

乃師效大國般樂怠敖之所爲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天又不可兩路逼出師文

乃師效大國般樂怠敖之所爲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乃師效大國般樂怠敖之所爲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乃師效大國般樂怠敖之所爲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王來獨言文王者文王以弱小而強大是能回天的樣子師文王虛含下好仁當時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韓至為政於天下則化無道為有道矣

先師也身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國既小弱豈得不聽命於大國是在勉力自強求其所以免恥者而已矣○如恥之命於大國莫若師文王是師其修德行仁師文王承上過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五年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是成治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意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如果恥受乎大國之命則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莫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修其德誠師文王以修其德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所乘之勢稍易大約不過五年小國小者所乘之勢稍難亦大約不過七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

商之節旨

此明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克商是武王事詩歸美文王者以武王功之所成實文王德之所致故周公追述以戒成王商之孫子六句言商

禪

倪氏曰周禮有桓桓有鬱敏二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奔走周廟之祭商孫子酒其名曰桓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邊

鬱金香草煮不可為一句是孔子釋詩天命靡常尤其肯要也仁字承其麗不億說國君

之以和鬱酒名鬱鬱禪乃二句因文王而泛論其理

用之取其芬俱孔子之言

香芳達以降

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盡可見文王固所當師矣試以其事言之詩云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周以天

神國者以其條也

欲無節旨

此反言以決之也引詩只重誰能二字見欲無敵於天下者不可不以仁滙參云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以濯如何能執熱只一比照問而詩意已到下乃點明

下則凡此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也然不但孫子服之凡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焉孔子因讀此詩而歎曰我周至仁商孫至眾以眾遇仁則眾失其眾而不可為眾也夫國君誠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誰與之敵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為益信矣○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今指小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不仁章旨

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乃今也恥為大國所役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章旨不徒教人聽天所命教人從聽天命中修德以自強可知順為賢德而可矣○天之說只是陪起回天之意中間如恥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轉振要語正通章最喫緊處

此章言人君敗亡之禍皆其自取重自取字正意說在首節已含自取孺子二節借聖言點醒之夫人二節宜著眼數自字上句句是不可與言却句句悚他聽言總註心存不存是推本言之

不仁節旨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君說言是忠言安其危○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而利其菑○利是自便意菑如天災人禍之類樂其所以亡者○樂是喜為意所以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二句反言見其必敗也○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講孟子徹當時不仁者曰人君有其國家而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欲長保治安莫過於聽言若夫不仁之君

滄浪

倪氏曰漢水

東為滄浪之

水見禹貢酈

道元云武當

縣北四十里

有洲曰滄浪

之趣

洲水曰滄浪

水是也

本欲與之言却從不可與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反言喚醒

有孺節旨

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兩

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

可之也要虛虛摹寫無心

之趣

孔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辭紬繹一番

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

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

字生來煞一矣字側重濁

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

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

見不得歸其咎於人

太甲節旨

此引書證自取之意曰自

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豈可與之言哉蓋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為安菑之所

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

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安去菑而圖利去亡而圖存尚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

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者非謬命於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皆由於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

昔有孺子睹滄浪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清可以之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

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

而皆可適於用此其歌固出於無心者矣

孔子曰小子聽之

濯纓濁斯濯足矣

理此類

可以字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

濁可見

濁濁自取之也觀物理

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毀之

毀是破壞自

取活是生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書太甲有言曰天作之孽雖似難逃然人脩德回天猶可以避若自作之孽災殃立
意以今天下節爲主前三至不可以逃而活此卽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釋思自取之義而深戒
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
王動之後二節申明明好仁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當速而以死亡惕之仁民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將桀紂開講便是今諸侯失其民者失其心

以失天下引起得天下歸得民矣○得民心就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與聚是所惡勿施○勿施是爾

重與聚勿施上民之欲衣食安遂民之惡飢寒勞苦此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

欲惡彼以如彼爲欲惡非辭○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

虛衷察之誠切體之未易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孟子勉當時仁民曰天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

周知既知矣又有許多煩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之由吾觀夏桀商紂之失天下何也由失其民也

難或便民而不便君或便桀紂之失其民者何也由失其民之心也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矣故得天下有道

久而不便暫必果斷行之○惟得其民則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則近悅遠來斯得其民

委曲處之方能盡善玩爾矣得其心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民之歸仁也○仁指上所欲二

獺

獺一名水狗首節是上感下此節是下

應上民之歸仁領起水就沛然而往獸性之走曠羣然而奔也然則仁亦民之下也曠也孰能禦其歸哉

食魚居水中應上民之歸仁領起水就

毛著水不濡下其性便之獸走曠其情亦能休於大樂之總以狀歸仁之勢

民之節旨

猶水之就下

就下是獸之走曠也○走曠是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欲與

故爲淵駭魚者獺也○駭是迫逐意爲叢駭爵者鷗也○此二句卽物情爲湯武駭民者

木上謂之水

故為節旨

桀與紂也

湯武比淵叢所以生民者謂深水也。鰕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鰕食雀者

獺亦謂之海

此又言不仁之毆民以足

在此

民歸仁之切如此而況乎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畏鰕而歸淵是為淵

獺獺取鯉於

上歸仁意上二句借喻下

也

鰕魚者獺也。鰕畏鰕而歸淵是為叢。鰕者鰕也。民畏桀紂之暴而歸湯武

水裔四方陳

一句正說獺原不為淵計

之仁是為湯武

毆民者桀與紂也。夫民本欲歸湯武

之進而弗食

鰕原不為叢計桀紂原不

之仁又有桀紂不仁者為之毆甚矣

仁之勝不仁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世謂之祭魚

為湯武計然本無此意而

諸侯好仁即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王即湯武

月令孟春獺

知有此理有此勢也

上聚欲去惡則

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王即湯武

祭魚又王制

今天節旨

橫斂言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王即湯武

曰獺祭魚然

今天下三字有味正民欲

桀紂為之毆可見仁為君之所尚耳

若今天下之君有能與聚勿施實心好仁者即

後虞人入澤

避之時見世主不可失此

當時之湯武斯民之淵叢也

彼列國諸侯之不仁者皆為之毆民而歸之矣是以得

梁○獺穴知

機會好仁即與聚勿施毆

其民斯得天下雖欲無如

湯武之王不可得而辭已。今之欲王者

水之高下蓋

是得民王是得天下

也

三年艾喻苟為不畜畜是終身不得不得指艾言苟不志於仁亦是欲惡同意終

預度水所不

至而穴也

也

三年艾喻苟為不畜畜是終身不得不得指艾言苟不志於仁亦是欲惡同意終

雀小鳥也其

喻也三年艾深仁之喻也

身身以陷於死亡

二句見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種類不一

此二句無意求急急求在

而艾終不可得矣

民心以至於國勢憂辱死亡將至矣在乎急行仁政以救之猶

鴈為鳥一名

有奮然圖功意在

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苟為不畜則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於死亡矣

然則今之

晨風鴈似鶴

其何節旨

諸侯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及今不志於仁將見

詩云其

黃色燕頰向

引詩以警世主急自振勵

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

詩云其

風搖翅飛疾

也其何能淑指不志於仁

何能淑載胥及溺

溺是此之謂也此字指苟不志於仁而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

擊鴻鵠燕雀

者言載胥及溺即憂辱死

何能淑載胥及溺

溺是此之謂也此字指苟不志於仁而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